



5
81

獨腿英雄王緒章

熊 达 編 写

独 独 英雄王 独 章

熊 达 编 写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武汉解放大道332号)

武汉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新出字第1号

新华书店武汉发行所发行

汉光印刷厂印刷

787×1092 熊 开 · 量 印版 · 6,000 字

1968 年 6 月第 1 版

196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0

统一书号 · T7106·180

定 价: (5) 0.06 元

T8
H5

青年先进生产者

1958年2月初，在湖北省工农业先进生产者大会上，我遇到这样一个青年先进生产者。他的身材挺结实，穿着褪色的军服，说话爽朗有力。和他坐一会，就感到他浑身是劲，朝气蓬勃。有人向我介绍说：这个青年叫王绪章，是远安县花林乡太平山农业社的青年突击队长。他领导的突击队，是全乡闻名的“尖刀队”；哪里有困难就往哪里干。听了介绍，我邀请王绪章单独谈谈。他从座位旁边拿出一根拐架，支着右边腋下，站了起来，和我握手。这一下子使我大吃一惊，甚至有些张惶失措。原来这个生龙活虎似的青年，失去了一条腿，是个“残废人”。

他是怎样成了残废的？残废以后，又怎样领导一支青年突击队呢？

我怀着严肃、崇敬的心情訪問了王緒章。
下面是他向我講述的故事：

和平战士

1951年春天，是太平山翻天覆地的日子。人們唱着：“火紅的太陽照山岩，滿天烏雲一掃開；土地改革實現了，地主惡霸垮了台。”王緒章和鄉來們，分了果實，分了田地，開始了新的生活。他熱愛自己的生活，熱愛自己的土地。他願意在和平的土地上勞動一輩子。但是他沒有能夠這樣作。大家知道，當時美帝國主義在朝鮮殺人放火；還想打過鴨綠江，侵略我們中國。王緒章想：美帝國主義現在打朝鮮，下一步就要打我們中國。沒有國，哪有家！他響應了“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號召，參加了志願軍，出發到朝鮮前線。

這是王緒章第一次遠行。一路上，許多事情都叫他感到新奇：浩瀚的長江，遼闊的國土，莊嚴的天安門城樓；還有東北地區象樹林一樣的煙囪。他為偉大的祖國自豪。可是，跨過鴨

綠江，光景截然不同。城市毀滅了，土地荒蕪了。到處是彈坑，到處是斷牆殘壁。嬰孩伏在媽媽的屍體上吸奶。王緒章看到這些情景，兩眼冒火。他時常這樣想：一定要貢獻自己的全部力量，抗美援朝，保衛祖國，保衛和平。

王緒章同志所在的部隊，是冬天到達朝鮮的。這時候，朝鮮是冰天雪地，非常寒冷。王緒章在部隊裏擔任炊事工作。行軍的時候，炊事員特別辛苦。部隊出發，他們要挑着鐵鍋跟着走；部隊休息，他們要忙着做飯。他們經常是晚上行軍，白天做飯，很少休息。在43天急行軍當中，王緒章害過病，頭暈、發燒。他裝着沒有病似的，堅持行軍，堅持工作。他的工作做得很出色。受到了上級的表揚。

到了前線以後，王緒章被調到担架隊。担架隊的主要任務是搶救傷亡戰士，運送糧食和彈藥。剛上戰場的時候，他聽到槍炮的聲音，有些駭怕。老戰士們對他說：“嗡嗡”的聲音，是炮彈從空中掠過，不要駭怕；“嗤，嗤”的聲音，是炮彈要落地，趕快臥倒。放沉着些。王



緒章記住战友們的話，胆子壯了。他經常和戰士們一道，在槍林彈雨中穿來穿去，完成各項任務。在執行任務當中，他曾經被炮彈炸起來的冰雪和泥土埋過5次，每次他都掙扎出來，繼續執行任務。由於他勇敢機智，出色地完成任務，不久，他被提升為班長，並且被評為三等功臣。

1952年4月20號，王緒章和一位战友到前沿陣地去抬一個傷員。他們經過的道路上，有個白家嶺。敵人組織了強大的火力封鎖這個地方。當他們抬著傷員通過這道封鎖綫的時候，

一顆炮彈正落在身邊。王緒章的右腿被敵人炸掉了。當他從昏迷狀態中清醒過來的時候，發現自己睡在後方醫院的病床上。他對來看他的首長說：祖國交給我的任務還沒有完成，我恨不得長兩個翅膀飛回前線去。首長鼓勵他、安慰他，叫他好好休養。隨後又把他送回祖國治療。在醫院休養期間，王緒章的心情總不能平靜。他想：重上前線，已經不可能了。參加後方建設吧，自己是個文盲，能作些什麼呢？他下定決心，學習文化。用7天時間，學完了速成識字法的注音字母和拼音方法，接着就開始認字。出醫院以後，王緒章又進了湖北省革命榮譽軍人學校。用兩年多的時間，學完了初中一年級的課程。

初到家乡

1955年秋天，王緒章響應了上級號召，復員回到故鄉。他懷着建設家鄉的愉快心情，扶着一雙拐架，一步步地爬上遠安縣花林鄉太平山。山高路陡，七、八里路，爬了半天。他揮

揮汗，終於到家了。

王緒章回到家鄉以後，受到鄉來們的熱烈歡迎。但是也有一部分人議論紛紛，說他不該回來。有個老頭對他說：“王緒章，你太傻了。家裏又沒有什麼來人，為什麼要回來呢？這個窮山惡水的地方，你還丟不下嗎？在省城裏找點工作，該多好！”王緒章笑了笑，婉和地說：“老人家，家鄉好呀！有共產黨領導，窮山會變成富山的。”

這時候，正是初秋季節。稻谷一片金黃。包谷已經成熟。俗話說：“搶收如搶寶。”太平農業社的社員們，全部忙着秋收。連六、七歲的小孩也下田幫着拾稻穗。王緒章一個人坐在家里，什麼事情也不能做；就象坐在針氈上一樣，非常難受。一会儿他扶起拐架，在屋里屋外，毫無目的地轉來轉去；一会儿坐下來搔頭抓頸。有時候，用力地搓着掌心。他的心里七上八下的，一刻也不能平息。他問自己：王緒章，你真的殘廢了嗎？不。你還有一雙結實的手和一顆火熱的心。無手英雄余協田能夠參加農業

生产，难道你就不能？难道你不是一个战士？不是一个共青团员？为了建设幸福的家乡，你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难道你忘记了党的教导？忘记了复员时你向首长提的保证？不。你没有残废。你不能坐在家里。你要用顽强的毅力来战胜一切困难。他越想越兴奋，决定从明天起，就开始参加农业生产。

迎接困难

一个走路还要两根拐架帮助的人，参加农业生产，该是多么困难！开始，王绪章练习用一根拐架走路，当他能够用一根拐架支住身体的时候，就下田去收割稻谷。割完两棵就扶着拐架向前移一步，移一步，割两棵；割两棵，又移一步。他整整割了一天，只割了一分田的稻谷。右边腋下磨破了皮，鲜血直流，人累得要命。这一天他虽然只得两个工分，但是心里特别高兴；因为事实证明，他并没有残废，他能够在农业生产战线上，继续为祖国服务。不过，他感到不满足；因为用拐架支着腋下做

活，非常不方便：腰不能弯，右手活动也不灵便。他想：要是能想个办法把右手解放出来，人不受累，活也干得多些。后来他练习用断腿支着拐架。试一次，跌一次，每天要跌七、八次。但是他不灰心，继续练习，八、九天工夫，居然练习好了。每天能十八、九个工分的活，和一个中等劳动力差不多。除了耕田和挑担子以外，一般农活，他都做得很好。



太平山上，烏柏樹和油桐樹很多。秋天，桐子纍纍滿樹金，木籽纍纍滿樹銀。這是太平農業社的一筆大收入。不過，由於社里青壯年

少，能爬树的人不多，桐子和木籽收不下来，每年都让它烂掉不少。王绪章看到社里的财富白白糟蹋了，心里特别难受。他就练习爬树，准备参加削木籽的工作。一个缺了一条腿的人要爬树，是天大的困难。起初，他爬一次，跌一次；衣服撕了，皮肤流血了。但是，他咬着牙，爬起来再练。经过一个时期的锻炼，双臂增加了力量。凭着两手，他能爬上三、四丈高的乌柏树。上上下下，非常灵便。他坐在树枝上，用一丈多长的竹竿绑着砍刀削木籽。15天当中做了140个工分，顶得上最强的劳动力。



突击队长

社員們看到王緒章这样頑強的革命干劲，非常感動。大家推選他當社務管理委員會的委員和青年突擊隊的隊長。後來他又被選為共青團的支部書記。他領導30個青年組成的突擊隊，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別人不同意做的事情他們搶着做，別人不敢做的事情他們先做。事事帶頭，樣樣肯幹。保證了1957年大豐收。

3月間，社里准委春耕。管理委員會一算，還差3000担肥料沒有着落。買商品肥料吧，一來會增加社里的開支，二來又不容易買到。王緒章知道這個情況以後，帶着青年突擊隊上山砍青澆肥。山路難走，有時候，他就干脆丟了拐架，用兩手扒着岩石爬了上去。他們在10天里，砍了4000担青肥，超額完成了任務。

4月間，社里進行春播。管理委員會一算，勞動力不夠。有300個勞動日的活路沒有辦法安排。古語說：“春爭一日，夏爭一時。”這是一年最緊張的季節，不能耽誤農時。王緒章帶領

突击队进行突击。他每天半夜起床，扶着拐架到处喊人。突击队员們被王緒章的干劲感动了。大家都加劲地干，起早贪黑，突击干了13天。有一天碰上大雾，黑的伸手不見五指。按照社里的规划，应该到陈家沟去种包谷。陈家沟路远，坡又陡，很多人不愿意去。王緒章带着24个社员，三步一跌地摸到陈家沟，及时地播种了6亩地的包谷。由于青年突击队员們带头突击，全社春播工作提前完成。

6月間，包谷长了1尺多深，有七、八片子，干拂拂的，挺惹人爱。有一天，一阵闷热之后，突然满天阴云，刮起狂风，鸡蛋大的冰雹，沙沙沙沙地落了下来。地里的包谷被打得东倒西歪。茎打断了；叶子行脱了。很多社员急的痛哭。在这个社里工作的乡妇联主任談金梅也哭了半天。有的生产队长叹气說：“天不养人，再干也枉然。”这时候，王緒章和党支部書記余順臣連忙召集社干部和积极分子开会，研究挽救損失的办法。有些老年人提出：赶紧扶苗、培土、追肥和薅草，还有收成。这

天夜里，王緒章又召开了突击队员大会，动员突击队员们带头行动。第二天一早，突击队员们下田干开了。别的社员也跟着来了。经过培育以后，包谷恢复了原样。长得一片葱绿。

有一次，王緒章翻一道一人多高的石坎子到上面的地里去薅草。不料扒的那块石头是活动的，连人带石头落了下来。石头正好扎在手上。一阵剧痛，当时昏迷过去。记工员谈朝彬慌忙跑过来，把王緒章背回家去。王緒章在家里睡了半天，才完全清醒过来。第三天，伤口的浮肿还没有消，王緒章就爬起床下地去薅草。一连干了4天。直到半月以后，他到县城里去开会，才抽空把伤口医好。冯明星老头看了王緒章这种干劲，感动地说：“别人做活是为了工分。王緒章是全心全意为大家。”

6月以后，包谷结苞了。在平原地区，只等收割了。可是在山区里，农民还得和野兽作一场剧烈的斗争。这些野兽中，最厉害的算野猪。它们成群结队的，乱嚼乱翻，一个晚上可以把一大片好庄稼弄得颗粒无收。王緒章带

着突击队员們在山边地角上搭了38个草棚，防止野兽为害庄稼。当他们发现野兽的时候，敲锣鼓、放土铳，喊声連天，野兽吓得飞跑。青年們热情高，有两个孩子的女团员余顺兰和刚刚毕业的小学生赵代賢也参加了防守野兽的工作。他們在草棚里守了45天，刮大风下大雨的夜晚，也沒有間断过。

在战胜了种种灾害以后，1957年太平农业社的包谷丰收了。平均每亩产569斤，比丰收的1956年每亩增产80斤，比成立合作社以前增产一倍。王緒章所在的第三生产队，每亩产包谷620斤，而且出现了亩产1 003斤的高額丰产纪录。这个农业社57戶，过去只有7戶人家有吃的。现在家家丰衣足食，而且每年还要出卖16 000斤余粮。

民校教师

海拔1 200公尺的太平山上，过去不光是贫困，文化也很落后。刚成立农业社的时候，要找个會計或是記工員都很困难。王緒章回到



家乡以后，就着手筹办民校，让乡亲们学习文化。他自己担任教师。每天收工以后，吃罢晚饭，他就扶着拐架，上课去了。从他家到民校，有两里多路程。有山

岭，有陡坡，非常难走。他天天都要去上课。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雨，不管多深的雪、多滑的路，从来不缺课。有一年冬天，下了一尺多深的雪。他要去上课。他爱人冯良淑说：“这样大的雪，不去了吧。天坑坡那段路，又陡又窄，跌下去怎么办？”原来天坑坡下面，是百丈多高的悬崖，崖下面是个大“天坑”，深的看不见底。王绪章想到乡亲们的学习要紧，

顾不了这些。他对爱人说：“如果你不放心，我们就一道去好了。”果然，王绪章走到天坑坡的时候，拐架一滑，一跤跌了几尺远。当他快滚到崖边的时候，被爱人一把拉住了。在天坑坡这个地方，他一共跌倒3次。最后一次，右手已经掉到悬崖下边。幸亏左手抓住了一棵小树，才救了命。在王绪章的影响下面，民校的学员，用功学习，进步很快。原来只识100字的12个人，现在已经摘掉“文盲”的帽手，能写信，能看道俗书报。原来一字不识的23个人，现在能识500到800个字。

和坏人坏事作斗争

社员们拥护王绪章，很多话找他谈，很多事情找他办。1956年的春天，大家在烧火粪，准备种包谷。有几个社员把王绪章拉到一边，轻言细语地对他说：王绪章，有人要搬家，你知道吗？王绪章摇摇头，问为什么这样。社员们说：社主任张直新为非作歹，欺压群众。因为怕报复，大家不敢揭发。王绪章说：“只要有